西臺漫紀

西臺漫紀序

夫天下紳珮之士結軫而脩竹素者人〻檣椅摭拾成一家言燹而誹菀冥涉化之枯譚即夏革齊諧之奇語不然則綴合叢殘勦襲遺唾享敝帚而緘燕石者也不然則言

為雌黃舌代矛戟摘瑕脩慝而隨
意行其是非者也是為誕為鏷蒭斛
而何足以關世教鏡後來乎萬曆辛
丑余方行河淮上而同邑侍御蘧菴
先生以董醍共事其間先生性不嗜
飲每暇則啜茗清譚追往道故所稱

述生平睹記如列眉而尤孜孜於道人
善頌人德蹟其意若一飯千金不忘
以為報者一日出所撰西臺漫紀一帙
余〻受而讀之所紀事多近事會稽
習聞者十之五而其人則皆紛綸者
人余所習見殆十之九矣瑣事具斷

湮而隱德懿行沈奇棲逸即余蕊
有遺而弗憶〻而弗全者一展卷而
事境如新音容如睹不覺鼓掌歎
曰嗟乎此惇史也歟哉先生為西臺
長例得簪白筆与左右紀言動廼
獨取耳目所睹記挾道法以命事辭

而又主於善〻先生意葢以

國史所載如章典文獻宗嗣宦閥學士大夫類能言之歷往〻襲聲甚替顯鴻鉅之事又或相率而阿於所好為至耳目覩記間反有所澌滅不傳而並不能為世儀遠不能為世軌將疇任

其咎耶先生為此愳是紀所繇出也是紀也先生所親覩則錄縉紳所面授則錄知交之遺行則錄情神之所獨契則錄讀斯紀也不獨博聞廣識足趨玄覽而前言往行庶資興起不止足以關世教鏡後来乎夫先生

以名執法不從左右史爲褒貶而獨秉筆於鄉核於事嫺於詞爾雅鉅麗言言實録異時龍門蘭臺之客有紹明其業者以所事筆削矣斯絕也信惇史也歟哉

海虞顧雲鳳伯翔甫譔

西臺漫紀引

余素不嫺於文性喜親書史喜談人長喜不忌人德任欲日聞而日紀之少年半以經生術嚴壯而折腰五斗簿書相韋即頗為老蠹魚無暇也幸乙未以臺

臣請
告南還遂復遭内艱里居七載每
徜徉山水之暇輒登小樓爇香
啜茗間取所藏諸卷書伊夜
吾惟意所適家人間相嘲曰豈
尚為公車計乎何自苦為余笑

答曰公韋以得失韋念安能如今日率意抽架上之編而漫評之殊快乎客有過從者稱說某事某某事舉是以新吾聞見客一謝太公復近矣每操管以紀某縣間有得于目所親覩者某某

得于縉紳先生所面示者某某及素所交往而有遺行遺澤可傳者某某皆以登諸尺幅而存之固不能無所聞見輒吐胷中之奇如古之作述者亦不敢輕信其撫飾不根之語如近世之浮而誕者然

則首以冠我
聖祖龍興之略無乃褻而無當
手曰是不然竊見世人往往遠稽
旁搜於稗官小說及歌詞野史
而於昭代典章忽焉不討夫不
知通今何取博古劉哉

聖祖掃腥羶而冠裳之功德侔商周邁漢唐而奈何經生學士不歎識之也追思二百餘年所休息而安養者詎遺之抑向慊紀載之煩偶稍稍綴其要而輯之語語實錄用冠諸首乃亦稱為漫

者竊媿草茅下吏敢操管以紀當代之盛是亦漫也夫是亦漫也夫

兩淮直指吳人耆庵蔣以化序

西臺漫紀序

嘗論正氣磅礴浩然流形在地為河岳在天為日星在羽毛為麟鳳在山川為辟金在筆則名擅董狐在史則紫著麟經蓋吾人一氣為根氣惟正則久久則大大則充塞

兩間無所屈撓無所蓋藏無所矜黨赤心白意質任天成面目完孚本來涵沌仍于未鑿發之政事則揭日月以行播之辭章則披肝膽而出不矜遼古草昧之竒不誇饇飣佶曲之響不作塵飯塗羹之戲

不襲涯龍木雞之喻匆傳溢美之言不博過譄之論不造雌黄之舌不逞劒戟之脣凡此皆正氣流行鴻洞今古而樞紐天地者也廷相謬任廣陵屬在

直指蔣公宇下濡染道化久矣嘗

伏誦公西臺一集而益知公之正
氣凜然如秋藹然如春上薄繫輪
下徹湫盤殆未可尋常測識也其
立說非侈口卷領之前以觸山煉
石射日斷鼇眩人於影響之鄉也
又非掇拾前儒之唾以劉笑機雲

乞靈屈宋塗人於玄黄之面也又非假步譏刺之場以揑目生花翻手為雲開人於蠻觸之鬬也大都取令時之近事因大老之傳聞或咫尺而耳受或目擊而躬逢凡一切弗關理性弗係綱常弗切日用

弗可傳信將來軌儀人世者寧置
而不道非不能道也正氣所在則
浮誕之根絕而幻妄之言路併絕
耳故冠以龍興其令人有戴皇天
而履后土之想乎勸忠貞也次以
名宦諸賢其令人有追先覺而繼

藻修之意乎表芳躅也次以善人文學孝廉隱棲其令人葆真繕行抱岩居奇節之思乎崇實踐也次以烈女賢母孤雛義僕其令人修帷簿恤伶行而動二心之愧乎礪頑鈍也又次以先塋祠贈夢想悲

愉山田園社其令人崇先返本委虛任運對時撫景之懷乎所以敦人紀而導天和也終以木石犬卯之怪烏硯扇數之繁其令人玄覽達觀不起駭怖偶神奇臭腐還歸于一之義乎所以載有為之相而

鎮無名之樸也中間種種色色洋纚數萬言風雨雷霆縱橫毫楮斧鉞衮冕往來筆端竊計公之泰宇丹臺五鑿三關四萬八千竅牖一皆正氣圓滿布護故能吐辭為經諸所紀述無不可以證真常而偕大

道光簡册而照鼎彝是集也公逌
以爲西臺而相直奉爲東海之太
觀也公謙以爲漫紀而相敬歛爲
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即繼響於狐
之筆麟之經又何讓焉相不肖殊
慚不斐且繪日月者難爲光模湖

海者難為容聊以唇〻之言用附

炎〻之末云耳至于丹青神化鼓

吹休明則斯紀也且見為金匱石

室之藏矣奚翅江淮戶誦也歟哉

知揚州府事屬下金谿張廷

相撰

西臺漫紀

目録

卷之四

卷之六

西臺漫紀目錄終

西臺漫紀卷之一

槍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纂

紀龍興略

我

聖祖御諱元璋原籍句容再徙泗州三徙鍾離之東鄉四徙太平之孤莊於

仁祖為季子生有異光年十七遭歲饑疫父母三兄俱亾蕭然一身鮮生計奉母遺命捨身皇覺寺已而遊合肥歷光固汝潁間三年許間闗

備嘗正潛龍初晦時也已而投郭子興贅郭繼女為配始有所藉不為有據在下矣子興據濠州起義旅戰伐多藉

聖祖之力時則徐壽輝方國珍亦僭據為亂張士誠與其弟士德士信起兵于草堰場先陷高郵次揚州次平江次杭州僭稱城王我

聖祖不能俛首于郭初獲故鄉兵七百餘人再獲驢牌寨壯士三千人又襲老張壯兵二萬餘人先得徐達耿再成耿炳文等於鳳陽次得李

善長于定遠又次得趙德勝胡大海于滁陽再
得常遇春鄧愈等于和陽相與謀議舉大事時
雖尚屬郭氏大爲郭二子所忌
聖祖懼禍切身與二子同行忽仰天若有告者
郭二子驚而忌稍解及郭子興死而我
聖祖遂提其兵以抗元兵以禦諸雄而勢已勃
勃矣方渡江之舟師而俞通海張德勝俱以水
兵棲濟方懼小港難達而天雨兼旬川谷流溢
得魚貫以出是真有天助者由是拔采石據太

平陶安李習並謁軍門與參大事隨而誅楚先擒兆先陳埜先之子擊福壽元將克金陵如破竹各叛臣悍將如康茂才等率衆來降得軍民五十餘萬而兵勢益振矣初入金陵再入京口禁不妄殺一人不妄擄一物每以軍法戒諭而遠近加額稱慶宜陶安謂李習曰此真主出也諸將乃奉我

祖為吳國公而選用諸將士有差我師再克常州誅士誠弟張九六即士德初徐達提大兵敗士

誠軍於龍潭我
聖祖復益兵三萬助之士誠之陷諸郡多九六
之力乃遣九六兵以數萬來援我
聖祖知九六狡而善鬬非計取之不可乃以鐵
騎為竒兵伏而擒之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
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遂誅之而士
誠之力小屈矣乃不得已而以書求和願歲輸
金粟若干而我
聖祖以書責其負約拘使不允其和向圍常州

盡分兵攻破之生擒其將張德而士誠之氣小阻矣我師既克常州因克建寧泰興等縣南則江陰常熟績溪徽州等所至悉披靡下之士誠不得已姑請降于蒙古以為太尉實欲借空名以抗我師也時有沔陽漁人子陳友諒初為縣尉不樂徐壽輝用為將忽同事倪文俊驕橫襲殺之并其軍稱王章以抗我師是時我師方克揚州先是揚有青軍張明鑑部黨張鑑者驍勇專事剽掠逐鎮南王出城據之兇暴日甚屠城

中居民以為食殺掠殆盡按籍一城止存十八家浔我師入而安戢之自此克建德克浦江蘭谿宜興婺州諸暨無為潛山等州縣所向無敵時方國珍見我師號令嚴明乃率其子為質我聖祖遣還其子而國珍稍帖息是時友諒方破信州見我師克潛山遂疑部將趙得勝有所通執而殺之我師方收集人心而彼且自剪其爪牙識者已知其為略不遠矣我師克衢處之後浔劉基于青田得章溢于龍泉浔葉琛于麗水

得宋濂于婺州一時得人之盛已非吳漢等竊
據一方日事聲色燕樂狗馬宮室爲者時友諒
幽其主徐壽輝隨弑于采石僭稱王尋稱帝意
甚驕橫乃率舟師攻太平花雲許瑗不屈而死
太平甫陷友諒益驕潛遣人約士誠欲合擊建
康我
聖祖神筭謂二賊合之勢必難支乃於其未合
時容令康茂才誘之使戰友諒墮我彀中馮國
勝常遇春以伏兵合擊之俘其衆二萬人降其

驍將若干人友諒僅以身免我師既取安慶復太平又克信州克浮梁大破友諒于江州友諒乃挈妻子走武昌獲其粮數十萬蘄黄興沔間望風来降如左丞胡廷瑞驍將長張梁鉉等皆弃友諒来降而我師勢如建瓴矣時雖劉震等忽順忽叛將英襲殺胡大海而朱文忠旋定之李祐之乘我無備猝弑大將耿再成而邵榮等即討平之祝宗康泰反覆無常攻陷洪都而徐達等随擊破之蓋雖一時叛服靡定終不能逃

聖祖之睿筭也時友諒陷吉安寇洪都即南昌作大艦置馬棚載其家屬空國來戰以示必勝且其兵各戴竹盾如箕以禦矢石我師如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帝乃自將救洪都合徐達常遇春俞通海兵為援友諒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兩軍遇于康郎山徐達擊破其前軍俞通海乘大風發火焚舟二十餘艘溺無筭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帝舟適膠

戕我軍計無所出牙將韓成挺然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而攻少緩議者謂成之一死也雄于百萬甲兵矣遇春又從旁射中張定邊而通海師亦至帝舟乃脫遂鳴角大集諸將無不人人願死力戰至晡東北風起用葦舟乘風縱火燒殺無數燔烟障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死于烈焰中明日又追擊友諒敵兵莫支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乃為之奪氣帝大喜曰今日之捷諸公

力也友諒左右二金吾各率所部来降一日失此二將而友諒益爲衰䫋諸將又大發兵邀其歸路友諒住湖中日久食盡不得已而突出湖口帝麾諸將夾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矣果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斃擒其太子善兒諸將咸率衆来降洪都遂平時太尉張定邊猶乘夜以小艇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立理爲帝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于武昌且諭之曰彼盡孤豚處牢中久當自服乃擒潑張

名必先士誠率以助友諒者而陳理遂請降帝見理幼弱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命宦者入其宮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悉取之封理為歸德侯一時附友諒者相繼就降而江廣平矣甲辰正月我

聖祖建國號曰吳徐達李善長屢表勸上

尊號不允請者不已乃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有差猶諄諄以定名分明號令為務而一時諸將無不聳服克陳之後帝心稍寧而所不能

釋然者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類皆不足以芥蔕帝心而一時難以卒制者江南之張士誠也士誠雖稱元太尉而僭稱吳王立官屬治宮室不惟輕視胡元而且控制我師乃其弟士信偪逐蒙古江淅丞相去職而脇取其符信自稱為丞相兇殘已甚我師平章湯和先提兵擊士信敗之由此克辰州克衡州克贛州兵聲大振士誠又遣李伯昇寇我諸全盖挾我敗將謝再興以為

大舉兵號二十萬延亘十餘里造室建倉為必勝之計而我師奮力先後夾擊之賊兵大潰弃兵走死者以萬數溪水盡赤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徐宿濠泗又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帝欲先取通泰諸郡縣以剪其肘翼然後專取浙西乃命徐達總兵取之果遇士誠于泰州擊敗獲其元帥王成携師再克永新執叛將周安再擒叛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而士誠之力潰矣上乃命

徐達常遇春師師專討士誠初李善長議欲積儲養銳候隙而動帝與徐達確決以士誠宜速攻常遇春又欲直攻蘇州帝懼張天騏守湖州潘原明守杭州彼必併力協救不如先攻湖州以疲其力然後移兵取蘇州帝議已定乃常遇春克士誠兵于湖州之太湖港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又擒其將石清汪梅黃寶胡貴是時張天騏陶子寶畏縮莫敢出戰士誠忿忿又率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并其婿潘元紹来

援皆不戰而遁去士誠知事急矣乃親率大兵與達等戰于皂林之野大敗之虜元帥甲士三十餘人士誠不得已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遇達春隨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而擒之士誠百萬之兵僅以卷甲偷生為幸矣乙未命朱文忠再攻杭州諭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士誠必集兵以相拒今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於是士誠三面受敵左支右吾我師所至克捷彼所稱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

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恩賴其力至是皆就降而士誠無可倚矣已而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而湖州平矣己丑我師乃克杭州守杭州者潘元明也聞我師莫敢出敵遣方彝詣軍門請納款并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為遵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慰諭之禁戢士卒

兵無血刃民無鋒鏑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粮十一萬自此而紹興嘉興各守將望風奔服矣

癸卯我師始圍湖州徐達引兵至南潯士誠元帥王豚降又圍吳江州叅政李福知州楊彛降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

下瞰城中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股栗時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送達達軍達藉以得城中虛實攻圍悉備至辛巳乃得克城下之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帝意不欲煩兵直欲以兵困之耳乃久不下帝以一書遺士誠欲招之而士誠不報士誠被圍久突圍出戰不利又自出兵山塘而塘路狹塞又不利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

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以
天命人心委婉進言勸士誠歸降而士誠狐疑
莫決惟俛首而已且又不自量力率兵突出胥
門索戰鋒甚銳遇遇春禦之稍郤士誠弟士信方
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
進桃未及嘗而忽被飛礮碎首而斃時城圍既
久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拒我師多被中傷
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達又
令軍中架木若屋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之攻

城以避矢石至是徐達破葑門遇春破閶門唐傑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諸将蟻附登城城已破而士誠猶使樞密劉毅收餘兵三萬親率死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而劉毅降士誠倉皇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泣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大焚之劉亦自縊死士誠獨坐一室左右皆散去乃闔戶自經李伯昇決戶抱而解

之士誠瞋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凡獲其官屬部將校及杭州松江嘉興等府官吏家屬有二十餘萬悉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荅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縊死賜棺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自是而克通州克無錫克台州克黃岩向倚張氏抗者悉披靡下之甲子乃命徐達常遇春北取中原中原烏是時吳漢各平閩廣以次可定獨中原紛擾人民離散山東有王宣父子河南有

王保保關隴有李思齊張思道相聚為亂衆議出師未定帝獨命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自此以後方進兵胡元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衆將皆稱睿筭由是徐達克沂州而王宣授首克益都而老保被執克濟南而兗州以東悉下之所獲人馬粮艘無筭先是湯和克方國珍至是又克福州而江南之幅員盡屬我版圖此雖閫外之熊羆一乃心力而帷幄中

多劉基之密謀張鐵冠之占候帝皆虛心用之且帝所示戰勝攻取之術依之則勝違之則亂若燭照然若射覆然即孫武穰苴相繼治兵其勝算無能過之此殆有天縱乎非人力能及也且草寇僭據竊發人人以子女玉帛為急無不稱帝稱王者而我聖祖 天與人歸勢成一統雖李相國劉參謀陶學士等請上尊號數次皆不賜允方自歉羣兄未殄胡元未除三讓而始建元洪武定號大明即皇帝位焉是時又分兵攻

取河南無不蕩平帝駕乃親詣汴梁大會諸將謀取元都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徐達等自河南至乃言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下之必矣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上以為漠北乃其巢穴縱之歸巢足矣毋窮追也達受命而往合遇春兵至淇門鎮廣平臨清東昌所在皆降無敢

陳兵來抗者由直沽河西務至通州大軍悉集
元都大震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
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元國公等相率
遁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
徃壯走大師入齊化門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
木兒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戮
之并獲諸王子六人玉印二玉璽一圖籍寶物
宮殿悉命指揮張與統千人守之士卒不敢侵
暴而民皆安堵如故仍命將偵邏古北諸隘口

蓋不加兵刃不煩矢石而燕都已蕩掃矣自此而伐蜀則傅友德主之平滇則沐英主之獲元主嫡孫（是時元主已亾）并后妃宮人及寶玉駝馬牛羊無筭則李文忠主之諸將各立奇功奏碩膚泰階乎而帝心悅矣平燕之捷至京師百官稱賀帝又榜示不許仕元者同賀又以見我

聖祖以忠義鼓舞臣工如此也大赦之後以厚道施于前代則遺編修蔡玄等徃四方採訪遺陵而存之以仁恩頒布蒼赤則免河南山東北

平等省税粮及我積逋三十餘萬焉以仁恩

肉及白骨則又命中書收四方戰亡餘骸瘞之

及覩元太子獻俘惻然免之曰彼雖夷狄我祖

父百年亦賴其生養何忍刑之賜賚封侯以遣

之居位之後諸凡裁曆日制郊祀定官制立太

廟論朝覲卹將士給窮民覈田畝華胡習議役

法訓青宮修女誡重宣廟求直言擇賢良搜遺

書酌鹽課絕開礦嚴選舉禁宦官勿預兵政禁

女后不干朝事至于曾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以典史授僉都彭友信以貢士授布政令日為布衣明日為卿相顛倒豪傑鼓舞人材規模弘遠經制詳密典章具備蓋彷彿成周而超絕漢唐矣且每下一城懼鋒鏑憂肝腦誨諭再三蓋不以土地為重而以民命為重猗歟休哉即湯武之吊伐奚過焉且當元之將亡也四方災異疊見如霍山崩長江竭天雨白絲白毛雨長魚尺許者人取食之兩日相盪日色如血天之厭棄極矣且水旱蝗疫頻仍時都下斗米斤金人爭相食

此何時也元主乃受方僧運氣之術日取良家女為演揲兒法又選宮娥千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君臣宣淫羣僧出入禁中無度又製龍舟于內苑長百尺廣稱之宮殿樓宇如溪宮九闔然每舟一動首尾皆搖又自製宮漏精巧世所罕覩且也父子猜疑君臣背叛夫婦參商將帥離異類皆速其亡而資我

聖祖龍興之運者也獨惜我

聖祖求治太急嫉惡太嚴當開創之初不能不

過起夫反側之輩夫胡惟庸糾邪黨而謀叛逆誅之是矣而汪廣洋之湛酒色荒政事豈必誅之律乎開濟之受囚賄而殺無辜戮之宜矣而藍玉之私元妃匿騾馬豈在不赦之條乎以胡黨而濫殺多人宋慎之受誅籍沒或是矣乃不念諸王之傅而并及小心謹慎之宋濂若非馬后之諫即安置而死茂州亦不可得也以藍黨而搜索無遺詹徽之責吏二事似狹及之矣以胡惟庸之戚而并及夫開國元勳之李善長雖

有王國用之疏而冤魂已赴夜臺復何及也四
方畿內不分減否一有所犯大肆誅殺將無玉
石俱焚之慘乎至於命金吾射孟子還道士請
三年大明中天不無微塵纖埃之累焉當時解
縉慮其太察萬言一疏已諄諄叩諫舉不足以
止帝輦而挽
聖心或者大聖人作用非常非草茅愚昧所能
窺測也若夫掃胡元之腥羶接周孔之正脉位
歷三十餘年壽享七十有一亦萬代開創帝王

之超絶云